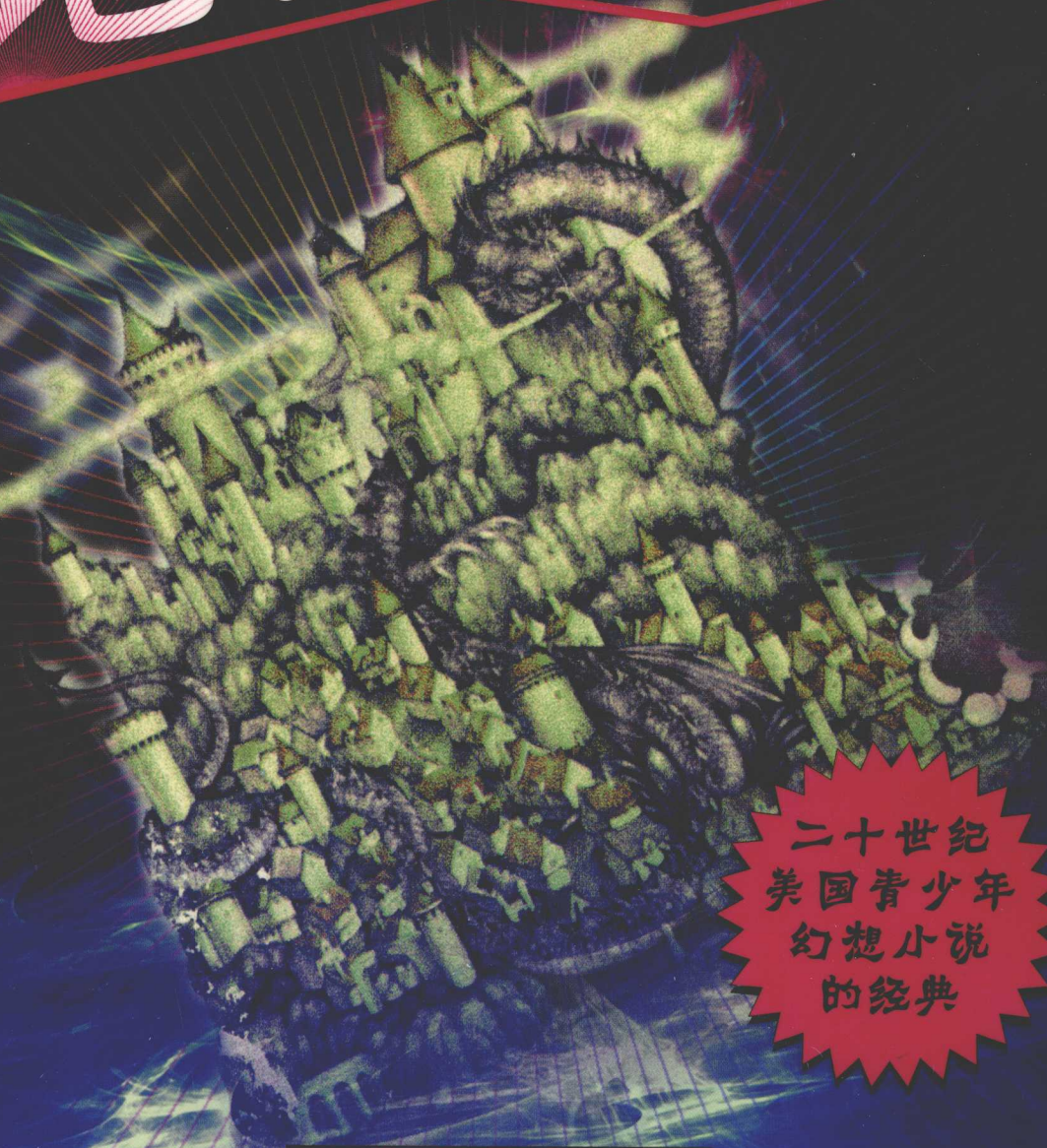




探索者 ◆ 黑玫瑰与钻石 ◆ 大地的骨骼 ◆ 在那高高的沼泽地上 ◆ 龙美莱

地海传奇

[美] 厄休拉·勒奎恩◎著



二十世纪
美国青少年
幻想小说
的经典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

探索者 ◊ 黑玫瑰与钻石 ◊ 大地的骨骼 ◊ 在那高高的沼泽地上 ◊ 龙美莱

地海传奇

[美] 厄休拉·勒奎恩◎著

翻译◎石永礼 等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(京) 新登字 002 号

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01 - 2003 - 4525

Ursula K. Le Guin
Tales from Earthsea

TALES FROM EARTHSEA by Ursula K. Le Guin
Copyright © 2001 by Ursula K. le Guin
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Virginia Kidd Agency, Inc.
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© 2004
By People'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
ALL RIGHTS RESERVED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地海传奇 . III / (美) 厄休拉·勒奎恩著; 石永礼等译.
- 北京: 人民文学出版社, 2004. 1

ISBN 7 - 02 - 004409 - 3

I . 地… II . ①勒…②石… III . 长篇小说 - 作品集 - 美国 - 现代 IV . 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3) 第 106842 号

责任编辑: 苏福忠

责任校对: 朱美凤

责任印制: 周小滨

地海传奇 III

Di Hai Chuan Qi

[美] 厄休拉·勒奎恩 著

石永礼 等译

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

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: 100705

中国农业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字数 210 千字 开本 710×1000 毫米 1/16 印张 14.75 插页 2

2004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

200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 - 8000

ISBN 7 - 02 - 004409 - 3 / I · 3348

定价 22.00 元

目 录

探索者	1
黑玫瑰与钻石	77
大地的骨骼.....	107
在那高高的沼泽地上	123
龙芙莱	151
附录：	
关于地海的描述	207

探 索 者

石永礼 译

I. 黑暗时代

这是大约六百年前写于英莱德岛贝里拉城的《黑暗时代记》的第一页：

在厄法澜和莫莱德去世，索利岛沉入海里之后，魔法师会议便代理幼儿塞利阿德执政，直到他即位。他在位的时期，很辉煌却短暂。以后在英莱德继位的国王有七个，他们的王国更加太平，富裕。那时，龙族到西部地区抢掠，魔法师们出马对付他们，也无功而返。阿卡姆巴国王便将朝廷由英莱德的贝里拉迁到哈弗诺尔城，他在这里派舰队抗击来自卡基地区的入侵者，把他们赶回东部地区。但是，他们仍然派船甚至深入到内海进行抢掠。哈弗诺尔的十四个国王中最后一个国王是马哈瑞翁，他跟龙族和卡基人达成和解，但付出很高的代价。在魔法保护圈遭到破坏，艾瑞斯阿克博和大龙同归于尽，勇士马哈瑞翁由于有人背叛遇害之后，这个群岛似乎没有发生过吉利的事。

许多人都要求继承马哈瑞翁的王位，但谁都坐不稳，由于要求者发生争吵，使忠君的人们分裂，各为其主。国不成国，没有公正，只有有钱人为所欲为。贵族、商人、海盗，凡能雇用士兵和魔法师的任何人，都称王称霸，强占土地和城池。这些大王把被他们征服的人当做奴隶，把他们雇用的人实际上也当做奴隶，因为只有他们的主人保护他们免遭敌对的大王强占土地，海盗袭击港口，以及成群结伙的不法之徒，那些被剥夺得无以为生的可怜人，迫于饥寒进行抢劫。

《黑暗时代记》写于它记载的这一时代的晚期，是集自相矛盾的历史、部分传记，以及断章取义的传奇汇编而成。不过，它是经历了黑暗时代幸存的最好的记录。由于没有歌功颂德，不是历史，大王们便把那些没有功能的穷人可能从中学会功能的书烧毁。

不过，当某个魔法师的书本落到某个大王手里时，他可能谨慎处理，把它们锁起来，使其不能为害，或者交给他雇用的魔法师按他的意思处理。魔法师或他的徒弟可能在咒语表边上的空白处，在这些本本的最后的空白页上，记下

一场瘟疫、饥荒、袭击、改换主人，以及咒语在这些事件中的作用，是否见效。这些随意的记录在这里那里透露出明朗的时刻，虽然在这些时刻之间是一片黑暗。这些时刻就像在黑暗中、在雨中，偶尔看见海上远处一只有灯光的船。

还有来自小岛，来自哈弗诺尔高地的歌曲，古老的民歌民谣，讲述那些年代的故事。

哈弗诺尔大港口是处在世界中心的城市，白白的耸立在它的海湾上；在最高的塔上，艾瑞斯阿克博之剑承接最初和最后的日光。厄尔思西的一切交易，买卖，传授学识和技艺，这笔未隐藏的财富，都通过这个城市进行。国王在魔法圈复原，返回之后，就住在那里，象征复原。后来，小岛上的男女在那个城市跟龙族交往，象征发生了变化。

但是，哈弗诺尔也是个大岛，一片广阔、富饶的土地；那个港口内地的村子，昂恩山山坡上的耕地，变化不大。那里，一首值得唱的歌，可能还有人唱。那里，在酒店喝酒的老头谈起莫莱德，仿佛他们还年轻还是好汉的时候就认识他。那里，出去赶奶牛回家的姑娘们讲述手帮妇女们的故事，世界上别的地方，甚至罗科岛上，已经把她们忘掉，但在寂静的阳光照耀的道路和田野间，在家庭妇女们干活和谈天的厨房里的火塘边，还记得她们。

在国王统治时期，魔法师们聚集在英莱德朝廷，后来在哈弗诺尔朝廷，为国王出主意，共同商量，为实现他们一致认为有益的目的使用他们的本事。但是，在黑暗的年代，魔法师们把他们的本事出卖给出价最高的买主，把他们的功能用于决斗和战斗中彼此斗法，对他们所干的坏事满不在乎，岂止满不在乎。发生瘟疫，闹饥荒，缺少水源，夏天无雨，牛羊产下病弱畸形的崽，岛上有人生下病弱畸形的孩子——人们把这些灾难都归咎于巫师巫婆使巫术，而情况多半正是这样。

因此，使巫术是危险的，除非受到强大的大王保护；即使如此，如果巫师遇上一个法力比他强的巫师，他可能被杀害。如果巫师在老百姓当中放松警惕，只要办得到，他们也会杀害他，因为都把他看作是他们遭受大灾大难的祸根，是害人精。那些年代，在大多数人看来，一切魔法都是邪恶的。

那时，农村的巫术，尤其是妇女的巫术，背上了从此以后摆脱不了的坏名声。女巫认为使用她们的技术是她们的责任，为此她们付出了很高的代价。照顾怀孕的牲口和妇女，接生，教唱歌和仪式，为地里和园子丰产安排农活，盖房子，照管房子和家具，开金属矿——这些大事总是由妇女承担。女巫们分享

保证这些任务取得好结果的使用符咒施巫术的丰富知识。但是,如果生孩子,或地里出了事,就是女巫的过失。由于魔法师交战,为了立即取得优势,不考虑后果,轻率地使用毒药和诅咒,情况就不顺利,往往出事。他们招来各处干旱、风暴、枯萎、火灾和疾病,农村女巫便为他们受惩罚。她不知道为什么她的治疗法术使伤口得坏疽,为什么她接生的孩子是痴呆,为什么她的祝福似乎烧了地里的种子,使树上的苹果枯萎。发生这些坏事总要归罪于什么人:女巫和巫师在那儿,就在农村,或城镇,不在大王的城堡或要塞里,不受武装队伍和防卫魔法的保护。于是把巫师、女巫在下毒的泉水里淹死,在枯萎的地里烧死,为了使贫瘠的土地肥沃,还活埋。

因此,使用法术、传授法术很危险。干这种事的人往往是流落街头,残废,神经失常,无家可归,无可损失的老太婆、老头。受信任,受尊敬的贤明的巫师、女巫,便让位于这类常见的人物:拖着脚走路,没有能力,会使骗术的农村巫师,以药剂刺激情欲,引起妒忌和恶意的老巫婆。于是,孩子有神奇功能成了可怕的要隐瞒的事。

这是当年的传说。其中一部分取自《黑暗时代记》,一部分来自哈弗诺尔,来自奥恩山农家和费莱恩森林。一个故事可以由这种零碎的片断串联而成,虽然它会成为一半据传闻,一半由推测拼凑的虚构的东西,但也许相当真实。这是关于建立罗科岛的传说,如果罗科岛的老师们认为情况不是这样,就让他们告诉我们又是怎么回事。因为,当初罗科岛成为魔法师岛那个时期,一直被云层笼罩,那也许是魔法师们所为。

II. 水 獭

我们的小河有只水獭

能变种种动物,
会施任何魔法

也会讲人语鸭话。

小河照样奔流,奔流,

小河照样奔流。

水獭是哈弗诺尔大港口造船厂的木工的儿子。他的母亲给他取了一个乡下名字；她是昂恩山西北部恩德莱恩村的农家妇女。像许多人那样，她到城里来找工作。在动乱的年代，有正当工作的正派人家的，这个木工和他的家人，都不愿引起别人注意，怕遭遇不幸。因此，这个孩子有神奇功能已明确之后，他父亲就想打掉他的功能。

“你不如因为下雨去打云哩！”水獭的母亲说道。

“当心，你可别把邪恶打进去啦！”他的伯母说道。

“当心，别让他念咒语让你的皮带抽你呀！”他的伯父说道。

不过，这孩子没有使手段对付他的父亲。他挨打一声不吭，也明白了要隐瞒他的功能。

对于他来说，这功能似乎没有什么了不起。在他看来，在黑暗的屋子里发出银白色的光，或者，丢了别针，一想到它就能找到；或者，接头处翘起来，他用手在那段木头上晃一晃，对它说几句，就校正了，这么容易的事，他们竟为此大惊小怪，他不明白什么原因。但是，当他对工件说话时，他父亲为他“图省事”很生气，甚至打了他一个嘴巴，一定要他用工具干木工活，别讲话。

他的母亲尽量作解释。“这好比找到一块大宝石，”她说道，“我们这种人，除了把宝石藏起来，还能怎么办？从你这儿买得起宝石的无论哪个有钱人，都很有势力，为了得到它，能杀害你。把它藏好。躲开大人物和他们那些有本事的人！”

“有本事的人”是那年头他们对魔法师的称呼。

天生功能中的一种功能，是能识别功能。魔法师能识别魔法师，除非隐藏得很巧妙。这孩子十二岁时就是一个很有希望的造船学徒，除了造船技术，他根本不懂那一套。大约就在那个时候，他出生时帮过他母亲的接生婆找上门来，对他父母说：“让水獭下工后，晚上到我那里来。他应当学点歌，为他的命名日做准备。”

行，因为她曾经像这样帮助过水獭的姐姐，于是，他的父母天天晚上打发他到她那里去。可是，她不仅仅教水獭关于创造天地的歌。她知道他的天生功能。她和像她那样的男人女人，没有名气的人，还有些名声可疑的人，都多多少少有那种功能；他们暗中交流他们所掌握的知识和本事。“没有受过教导的天生功能，是一只没有导航的船，”他们对水獭说，他们把他们所掌握的本事都教给他。这没有什么了不起，但是，其中有一些大法术的基础；虽然他为欺

骗他的父母感到不安,但他无法抗拒这些知识,以及他的穷教师们的好意和夸奖。“这些知识如果你决不用来害人,对你也没有害处,”他们告诉他。要他答应他们也容易。

在北边城墙内那儿的塞雷南河河边,接生婆给水獭起了真名字,凭这个名字,远离哈弗诺尔的岛屿都记得他。

在这些人当中有个老头,他们自己人称他为变形师。他给水獭演示了几手引起幻觉的魔术;这孩子大约满十五岁的时候,这个老头把他带到塞雷南河边的田野里,要给他演示一手他知道的真正变形的魔术。“你先把那个灌木丛变成一棵树的样子让我们瞧瞧,”他说道,水獭马上照办。这孩子很容易产生幻觉,让老头吃了一惊。为了再学点功夫,水獭不得不说好话央求,最后,凭他秘密的真名字发誓,答应他,如果学了变形师的大魔术,除了救命,救自己或别人,绝不使用。

于是,老头把这魔术传授给他。但是,没有多大的用处,水獭想道,因为他不得不把它隐藏起来。

他跟父亲和伯父在造船厂干活时学到的技术,至少他还能用;而且,他渐渐成为好木匠,甚至他父亲也会承认。

一个自称为内海国王的海盗洛森,当时是哈弗诺尔城及其东南部地区的大王头儿。他在这富裕的地区勒索贡品,用以扩大队伍以及派到别处去抓奴隶,抢劫的船队。如水獭的伯父所说,他让造船厂有活干。在找工作的人们发现只有当乞丐,马哈瑞翁的宫廷里老鼠乱窜的年头,能有份工作,他就感恩了。他们老老实实干活,水獭的父亲说道,至于造的船用来干什么,不关他们的事。

但是,水獭由于接受过另一种知识的教导,他对这些事易于生气,良心很敏感。现在他们正在造的大帆船,洛森的奴隶会划去打仗,会把奴隶当货物运回来。想到这条好船却用于干那种罪恶的事,他很苦恼。“为什么我们不能像过去那样造渔船?”他问道,他父亲说,“因为渔民付不出我们的工钱。”

“付不出洛森付的那么多钱。不过我们还能过日子,”水獭争辩道。
“你认为我能拒绝国王的命令?你想看到我被押到我们正在造的大帆船上跟奴隶一起划船?要用脑筋,孩子!”

于是,水獭头脑清醒,却怀着愤怒的心情跟他们一起干活。他们落入圈套。如果不能脱离圈套,他想到,天生的功能有什么用?

他作为木匠的良心无论如何不允许他在这条船的木工活上出差错;可是,

他作为魔法师的良心告诉他，给船施法，把咒语编进横梁和船身。这的确是把法术用于正当的目的吗？有害，没错，不过，只是对害人者有害。这事他没有跟他的老师们谈。如果他做错了，与他们无关，他们也不会知道。他考虑很久，想出一个办法，很仔细地编制那个符咒。就是反用发现符咒：他自己称之为迷失符咒。那条船会漂浮，好驾驶，不过，船的航向总有些偏差。为了反对把好手艺和一条好船用于干坏事，他已尽了最大的努力。他对自己很满意。当这条船下水之后（似乎一切都令人满意，因为船的问题要在船到了外海才会显露出来），他忍不住要把这事告诉他的老师们，那帮老头和接生婆，那个能跟死人交谈的驼背小伙子，那个知道事物名称的瞎子姑娘。他把他使的招告诉他们，瞎子姑娘笑起来，可是，老人们说道，“当心。小心。保密。”

洛森手下有一个自称猎狗的人，因为，他说他的鼻子能闻出魔法。他的工作就是闻洛森的饮食，衣服，女人，敌对的魔法师可能用来害他的任何东西；也检查他的战船。在危险的情况下船易破裂，易中魔法。猎狗一登上这条新帆船就闻出什么东西。“唔，唔，”他说道，“这是谁干的？”他向船舵走过去，把手放在舵上。“很高明，”他说道。“是谁？我想，是新来的人吧。”他赞赏地闻着。“很高明，”他说道。

天黑之后，他们来到造船匠街那一家。他们踢开门闯进去。猎狗站在全副武装的人当中，说道，“抓他。不动别的人。”他对水獭温和地低声说道，“别动。”他感到这个年轻人身上有很强的功能，他都有点怕他了。但是，水獭太痛苦，太缺乏锻炼，想不到用魔法脱身，或者制止那些人的暴行。他向他们扑过去，像野兽一样跟他们打起来，直到他们打中他的头部。他们打伤水獭父亲的下巴，把他的伯母和母亲打得失去知觉，以教训他们别教养出有本事的人。接着，他们带走水獭。

在那条狭窄的街道上没有一家开门，没有人往外张望，看看吵闹是怎么回事。那帮人走了很久以后，几个邻居才偷偷出来，尽力安慰水獭家的人。“啊，这魔法是祸害，是祸害！”他们说道。

猎狗报告他的主人，他们已经把那个施法术的人关在安全的地方。洛森

说道，“他帮谁？”

“他在你的造船厂干活，陛下。”洛森喜欢别人对他用国王的尊称。

“谁雇他对那条船施法术，蠢货？”

“好像是他自己的主意，陛下。”

“为什么？他想得到什么好处？”

猎狗耸耸肩。他不愿告诉洛森，别人就是恨他，并不为什么好处。

“你说，他有本事。你能利用他吗？”

“我可以试试，陛下。”

“要么把他驯服，要么把他活埋，”洛森说罢，便去处理更重要的事情。

水獭的卑微的老师们曾经教他自尊。他们的教导也使他极为蔑视为洛森那种人效力，出于畏惧或贪婪竟滥用魔法干坏事的那些魔法师。在他看来，没有比这样出卖他们的法术更卑鄙的事。因此，他不能轻蔑猎狗使他感到很苦恼。

他们把他藏在洛森占用的一座旧宫殿的一间储藏室里。没有窗户，门是质地坚实的橡木门，上了铁闩，而且门上施了法术，即使老练得多的魔法师也会被镇住。有些法力高强的人受洛森雇用。

猎狗并不认为自己是其中的一员。“我只有一个鼻子，”他说道。他天天去水獭那儿，看到他的脑震荡和肩膀脱臼康复之后，便跟他交谈。就水獭看来，他是出于好意，而且说的是老实话。“如果你不为我们干，他们会杀了你，”他说道。“洛森不能把你这样的人放出去。既然他要你，你还是接受为好。”

“不能。”

水獭把这次出事作为倒霉的事，不是为维护道德，说了说情况。猎狗赞赏地瞧着他。由于和海盗国王住在一起，他腻歪了吹牛和威胁，腻歪了吹牛的人和威胁的人。

“你最擅长什么？”

水獭不愿回答。他不得不喜欢猎狗，但又不一定信任他。“变形，”他终于含糊地说道。

“变外形？”

“不。不过是变戏法。把一片叶子变成金叶子。看起来像。”

当年，他们对于各种各样的魔法没有取固定的名称，各种魔法之间的关系也不清楚。在他们的知识中——如后来罗科岛的魔法师所说——没有科学。

但猎狗肯定知道，他的囚徒隐瞒了他的功能。

“能不能改变你自己的样子，即使变外貌？”

水獭耸耸肩。

要他撒谎很难。他认为自己不会撒谎，因为没有经验。猎狗很精明。他知道，魔法本身不容弄虚作假。要把戏，变戏法，假装跟死人谈话，都是假冒魔法的玩艺，如玻璃变钻石，铜变金子之类。都是骗人的，而且在那污秽的地方撒谎盛行。尽管魔法可以用来弄虚作假，但它用于实事，施法用的咒语是实话。因此，真正的魔法师要在他们的魔法上撒谎很难。他们心里明白，他们如果说了谎，可能改变世界。

猎狗为他感到可惜。“你知道，要是审问你的是格卢克，他只消说一两句话就会把你所知道的一切，连同你的神志，一起掏出来。我见过，老白脸审问时会留下什么。听着，你能控制风吗？”

水獭犹豫了一下，说道，“能。”

“你有袋子吗？”

过去气象师总带着一个皮袋子，据说是他们用来装风的，解开袋子放出顺风，或者抓捕逆风。也许这仅仅是装样子，不过，每个气象师都有一个袋子，一个很长的袋子，或者小袋子。

“在家里，”水獭说道。这不是谎话。家里他的确有个袋子。他把做细活的工具和气泡水准器放在袋子里。有几次，他曾经设法召来一点魔风吹鼓一条小船的帆，虽然他不知道如何斗风暴或控制风暴，这是大船的气象师必须做的工作。不过，他认为，与其在这间牢房里被杀害，不如在大风浪里淹死。

“不过你不会心甘情愿用那种本事为国王效力吧？”

“厄尔思西没有国王，”这个年轻人说道，正气凛然。

“那么，就说为我的主人效力吧，”猎狗更正道，显得有耐性。

“不，”水獭说道，又犹豫不决。他觉得应该向这个人作些解释。“明白吗，说不会，还不如说不能。我原想在给那条大帆船铺船帮的时候，在靠近龙骨的地方加些塞子——你知道我说塞子的意思吗？当船到了大风大浪的海上，船帮一活动，塞子就会脱出来。”猎狗点点头。“可是，我不能做这种事。我是造船的。不能造一条能沉的船。船上还有人。我的手不会做这种事。因此，我做了我能做的事。我让船按它自己的航向航行。不是按他的航向。”

猎狗笑笑。“他们还没解除你的法术呢，”他说道。“老白脸昨天在船上到

处爬来爬去，狠狠地直咕哝。“下令把舵换了。”他说的是洛森的魔法师头儿，叫格卢克，一个脸色苍白的北方人，在哈弗诺尔大家都非常怕他。

“那不行。”

“你能解除你对船施的法术吗？”

水獭那疲倦、被打伤的脸上闪现着得意的神色。“不行，”他说道。“我认为任何人都办不到。”

“太可惜了。你本来可以拿这一招做交易。”

水獭没吭声。

“如今鼻子是有用的东西，销路很好，”猎狗接着说道。“这倒不是我要招人抢我的生意。不过，据说搞探测的总能找到工作……你到过矿上吗？”

魔法师的猜测接近于知识，虽然他可能不知道他了解的是什么。水獭两岁时，无论丢失什么东西，丢了一根钉子或工具放错地方，只要他懂了那东西的名称，就能马上找到它，这是水獭的天生功能最为显露的迹象。他小时候最爱的一种娱乐是，一个人到郊区逛小路，爬山坡，通过光脚板和全身，感觉地下的水脉，矿脉和矿结，种种岩石和泥土的走向和交叠层次。他仿佛在一座巨大的楼房里行走，看到它的一条条通道，一个个空穴，通向一个个通风的洞穴的坡道，墙里分岔的白银闪烁的微光；他走着走着，他的身子仿佛与大地融为一体，他知道它的脉络、器官、肌肉，像他自己的一样。小时候，这一功能使他很开心。他从未打算拿它派什么用场。这一直是他的秘密。

他没有回答猎狗。

“我们下面是什么？”猎狗指一指用粗糙石板铺的地。

水獭沉默了一会。然后，他低声说道，“黏土和沙砾，那下面是含有石榴石的岩石。城里这一带下面，全是那种岩石。我不知道那些名字。”

“你可以学嘛。”

“我知道造船，驾船。”

“你离开那些船，不去打仗，搞袭击，你会干得更好。国王在开采萨莫里那个老矿，那座山那儿。你在那里就不会碍他的事。你必须为他干，如果你还想活的话。我负责把你送到那儿，如果你愿意去。”

水獭沉默一会之后，说道，“谢谢。”接着抬起头来用询问、判断的目光看了猎狗一眼。

猎狗抓了他，瞧着他的家人被打得失去知觉，也不去制止。他却像朋友那

样跟他说话。为什么？水獭的神色说道。猎狗作了回答。

“有本事的人需要抱成团，”他说道。“毫无本事，只有财富的人——为了他们而不是我们获得财富，他们让我们互相争斗。我们把功能出卖给他们。为什么要出卖？要是我们想干什么就一起干什么，也许干得更好。”

猎狗要把这个年轻人送到萨莫里，出于好意，但他不了解水獭有多高的心愿。水獭自己也不了解。他太习惯于服从别人，看不到事实上他总是听从自己的爱好，他太年轻，不相信他做的任何事都会招来杀身之祸。

他们刚把他带出牢房，他就打算用老变形师的变身法逃走。

他的生命的确有危险，用这个法术会平安无事吗？只是他还不能决定把自己变成什么——一只鸟或一缕烟，变什么最安全？不过，他正在考虑时，习惯于用魔法师手段的洛森手下的人在他的食物里下了药，于是，什么事他都不想了。他们把他像一袋燕麦似的扔进一辆骡车。在路上，当他露出一丝苏醒的样子时，他们当中有一个人猛击他的脑袋，说道，我想保证他得到休息。

当他恢复知觉时，他已在—间窗户用砖堵住的砖墙的房间里，由于中毒他很虚弱，头骨也疼痛。门没有门闩，也没有看得见的锁。可是，他想站起来时，他一动就感到那绑住他的身子和头脑的法术的绑带，有弹性，缠得紧紧的。他能站起来，但不能向门走一步。他甚至不能伸出手。这是一种很可怕的感觉，仿佛他的肌肉不是他自己的。他又坐下，尽可能保持不动。缠住他胸部的法术的绑带使他不能深呼吸，他的头脑也感到憋闷，仿佛把他的思想挤进一个对它们来说太小的空间。

过了很久，门开了，进来几个人。他们往他的嘴里塞东西，把他的胳膊反绑在身后，他不能作任何反抗。“现在你不能编符咒，也不能念咒语了，小伙子，”一个脸上有皱纹的壮汉说道，“不过你能随意点头，对吧？他们派你来当探矿人。如果你干得好，就供你好吃好喝，也能睡安稳觉。朱砂，这就是你要点头示意的东西。国王的魔法师说，在这些老矿附近什么地方还有朱砂。他需要。因此，我们最好找到它。现在我带你出去。这就像我是探水脉的人，你是我的魔杖，明白吗？你领路。如果你要走这边或那边，你就低低头，像这样。如果你知道脚下有矿，你就在那里跺跺脚，像这样。那就谈完了，是吗？如果你不搞鬼，我也不。”

他等着水獭点头，但水獭站着一动不动。“尽管生气好了，”这个人说道。

“如果你不喜欢这个工作，反正烧炼工的活总有得干。”

别人叫他利基的这个人把他带出去，外面是炎热、明亮的早上，使他眼花缭乱。离开牢房时，他就感到魔法绑带松了，随即消失，但是这个地方其他的建筑，特别是一座高石塔周围，被施了别的法术，空中布满了有阻力和排斥力的黏糊糊的线。如果他使劲挤进去，他的脸和肚子由于在挣扎中遭到戳刺感到剧痛，他便惊恐地瞧瞧他的身体找伤口；但没有伤口。由于嘴被堵住，手被绑住，没有声音和手施法术，他无法跟这些法术斗。利基把一根皮绑带的一头拴住他的脖子，牵着另一头，跟着他。他让水獭走进两三处施了法术的地方，以后，他就避开了。这时他们来到一处相当平坦的地方：一条条满是灰尘的小路拐了弯躲开他们。

他像一条被牵着的狗往前走着，憋着气，由于虚弱和愤怒直哆嗦。他向四周张望，看见那座石塔楼，在宽大的门口旁堆着一堆堆木头，一个矿坑附近堆着生锈的轮子和机器，大堆沙砾，泥土。转动一下他那疼痛的头，都使他感到发晕。

“如果你是个探矿人，还是干探矿为好，”利基赶上去，跟他并排走着，说道，一边斜着眼睛瞧着他的脸。“如果不是，你也是干探矿为好。那样你可以多活些日子。”

一个人从石塔出来。他迈着怪异的踉踉跄跄的步子，两眼直勾勾地瞪着前方，从他们身边匆匆走过去。他的下巴发亮，胸前被嘴里漏出的哈喇子打湿。

“这是烧炼塔，”利基说道。“他们在这里炼朱砂，提取那种金属。烧炼工干一两年就会死。”

“去哪儿，探矿的？”

过一会，水獭向左边，离开那座灰色石塔那边，点点头。他们向一个很长的没有树的山谷走去，经过一堆堆杂草丛生的矿渣和废料。

“这下面的矿早就开采净了，”利基说道。而水獭已经开始了解他脚下那个陌生的地带：在黑土中一个个空竖井和空间阴气沉沉，一座垂直的迷宫，最深的一些矿坑充满了静止的水。“根本没有多少白银，水金属早就没有了。听着，小伙子，什么是朱砂你也知道吧？”

水獭摇摇头。

“我要让你看看。这就是格卢克要找的东西。水金属矿。水金属吃其他